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 第二十二回 江總巡狂敲竹槓 寶太守巧運奇謀

且說江念祖見莊制軍不肯答應，便朝他請了一個安，說要求大帥的栽培。莊制軍躊躇了一回道：「爭論起理來，我和蘭生的交情很深，他薦來的人，我不該推托才是。怎奈我這邊的情形，人浮於事，實在也為難得很。也罷，我和你慢慢的想個法兒安置，但是你卻不能性急，只好耐心坐等。我只要遇有機會，和你留意就是了。」江念祖謝了出來，仍在延賓館住著聽傳。只說起這位莊制軍的出身來。這位制軍名叫莊有山，號叫華甫，少年館選，放過於幾任試差，開坊之後，從內閣學士，推升了兵部左侍郎，放了個湖北巡撫，升受了湖廣總督。這位莊制軍，雖然一樣是個翰林出身，卻比那些寫白摺子、抄事類賦的太史公不同。從小兒才氣縱橫，無書不讀。到得入了仕途，益肆力於時務書籍，真是個湛通經史，淹貫中西。說出來的議論，做出來的文章，也都是些變法自強的新論。中國大員裡頭，講究新法而真有學問的，就是莊制軍一人。其餘的一班封疆督撫，不是素餐屍位，就是專務虛文。要像莊制軍一般的學問，卻是少少兒的。看官且住，這位莊制軍，雖然也會談新學，卻還有那一班革命黨裡頭的人，罵他是個守舊黨的奴隸。為什麼在下倒說他是中國大員裡頭，新學的領袖呢？看們有所不知，這莊制軍雖是愛談新學，卻無論如何總是個官場人物，有些地方持論不能過激，立議不便太高，只好差不多說到這個樣兒，已經是中國督撫裡頭，新到極處的了。若再要深進一層，就要講到自由獨立，便是悖逆之論，他們做官的，哪裡敢把這樣排滿革命的話頭，放在口中亂說，難道他們不要保守身家性命的麼？

閒話休提，只說莊制軍在湖廣做了兩年，各處的交涉案件，辦得甚是妥當。上頭因為他通曉洋務，特特為為的把他從湖廣調署兩江。莊制軍到了兩江之後，竭力的招攬人才，留意政治。

他在湖北的時候，就曉得邵竹卿是個有名人物，此番一到江南，就把他聘到幕中，待他甚是敬重。不時和他談談時務，說說經史，十分投契。這邵竹卿的才調，本來不差，為人又甚是狡猾，不論見了什麼人，都是笑容滿面，和氣迎人。制台衙門，上上下下的人，沒有同他不對的。他又串通了莊制軍的幾個貼身家人，莊制軍每看一部新出的什麼書，家人必定預先通信給他，他就連夜把那部書，用心研究，翻來復去的，看了幾遍。有幾處要緊些的地方，他都牢牢的記在心上。有時莊制軍和他談著這部書上的事情，他就傾筐倒篋的，一齊說了出來，差不多就是倒流三峽，翻轉黃河，也沒有他這般熟悉。倒把個莊制軍吃了一驚，口內不言，心上卻十分佩服。暗想：這個人真是淵博，怎麼我才看的書，他都這樣的熟悉？心上還有些不信，以為這不過是偶然撞著的罷了，隨後又把別樣看過的書，來試探他。

誰知無論什麼新舊中外的書，但是問到他的，都是這般熟溜。

莊制軍原是愛才如命的人，見邵竹卿這般的博古通今，熔經鑄史，不覺十分心折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就二十四分的信任他起來。無論什麼大小事情，只要邵竹卿開句口兒，莊制軍沒有一句不答應的。邵竹卿也就趁著這個機會，招權攬賄起來。有班求差謀缺的候補人員，只要走了邵竹卿的門路，從來沒有不靈的。就是藩台，也要讓他三分。其餘的更不必說了。官場中人，大家傳說，沒有一個人不曉得邵竹卿是兩江制台幕府裡頭的第一個紅人兒。因為他在制權面前，說一聽一，沒有駁回的事兒，大家多說著笑話，把他比做莊制軍的夫人，有兩句口號，道是：「兩江總督莊華甫，一品夫人邵竹卿。」這且不在話下。只說莊制台送客進來，想著現在的局面，實在人浮於事，一班候補人員，閒著沒有差使的甚多，這江念祖又是個江蘇人，這幾個看得見的差使，調劑本省人員還來不及，哪裡輪得著他？但是宣蘭生的面子薦來，又不好意思回報，只得叫了邵竹卿進去商議，怎樣的安置他。邵竹卿是預先受過了江念祖的囑托，便在莊制軍面前，竭力的揄揚他，又說本省的差使，雖是輪他不著，只消大帥交個條子下去，給隨便什麼局所的道員，叫他妥為安置，難道他敢不答應麼？莊制軍聽了，想想倒也不差。便依了他的話，交了一個條子，給釐捐局督辦郭大昌，叫他給江念祖想個法子。郭道台接了這個條子，見是上司交下來的人，那敢怠慢？又有邵竹卿再三囑托，自然格外的留心，不多幾天，就把江念祖派了一個總巡。江念祖見委了這個優差，心中大喜，正好借著出去巡查的名目，去敲那些委員竹槓。當下謝委到差，又去制台那裡稟知，卻大大的送了一份禮物給邵竹卿。

江念祖到差後，公事倒甚是認真，自己坐著巡船，各處查察，又到各處卡子上去，查看他的歷年帳目，吹毛求疵、無風生浪的把一班委員收拾得頭痛耳鳴，一個個暗中咒罵。大抵官場裡頭的差使，以釐卡為最好，局所裡頭的弊病，亦以釐卡為最多。歷年傳下來的積弊，那裡能夠弊盡風清？江念祖又是個鉤深索隱、務求精刻的人，只要查著了一些兒可疑之處，便把這件事兒當作把柄，要挾那班委員。這些局員，一則被他拿住了把柄，無可如何。二則明曉得公事公辦起來，運氣好些，不過是鬧一個兩敗俱傷，於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；運氣不好些兒，說不定還要撤差記過，甚至奏參革職，都是意中的事情。誰肯把自己的前程，拼著和他硬挺？所以一班委員，一個個的都走了他的關節，方才免了聲揚。事情大些的，三千二千，也不嫌多；事情不甚緊要的，一千八百，也不嫌少。就是真辦清公事的局員，也免不得要送他一百二百銀子的別敬，不然他就無事生非，和你纏擾一個不了。不到三個月，居然被他弄到兩萬多銀子，心上十分得意。

隔了半年，有幾個委員，期滿撤回，另派了幾個候補人員，前往交代。就中單表一個下關釐局委員，是個候補知府，滿州人氏，名叫寶椿，卻是個進士出身，性情風厲，鯁峭非常。他候補的時候，早已曉得江念祖的行為，這一回接了差使，曉得江念祖一定不肯放過他的，就暗暗的打了一個主意，要想收拾他。果然不多兩天，江念祖已經來了。坐在總局裡頭，要查這樣，要看那樣的，鬧得一塌糊塗。這位寶太守聲色不動的隨他亂了一回，便向他使了一個眼色，回頭向家人道：「請江大老爺簽押房坐。」說著，向江念祖打了一個招呼，便進去了。江念祖見了這個樣兒，心上自然明白，略略的把那些帳目票根，看了一會，立起身來，跟著寶太守的家人，走進簽押房坐下。

不一會，寶太守走了出來敘了幾句寒溫，便把家人們都打發出去。房裡頭就剩了寶椿和江念祖二人，密密切切的，談了多時。也不知他們說些什麼，足有一點鐘的時候，方聽得寶太守在裡頭，叫一聲宋。家人們聽了，連忙進去伺候。只見江念祖已立了起來，有個要走的的意思，寶太守隨後送出只說了一句：「明天一定叫帳房送過來。」江念祖有意無意的答應了一聲，便走了出去。寶太守一直送到門口，江念祖再三攔阻，方才進去。江念祖坐了一隻巡船，就停在釐局碼頭上。過了一夜，明天一早，果然一個管帳的司事，走上船來，要見江念祖。家人們傳了進去，江念祖知道是那個話兒來了，急忙請他進來。那司事見了江念祖，端端正正的，請了一個安，垂手侍立，連坐都不敢。江念祖再三的請他坐下，又問他尊姓，那司事說是姓劉，卻始終不肯就坐，只直挺挺的立著。江念祖沒法兒，只得自己也陪他站著。那司事從袖中取出一個紅紙封套，雙手高高的捧著，遞了過去。江念祖一眼看去，見紅紙簽條上，寫著「菲敬五千兩」幾個小字，心上就撲撲的跳了幾跳。便接了過來，藏入衣袋。那司事走一步，低低地說道：「敝東寶太尊，叫司事送過來。說是昨天已經說明白了，也沒有吩咐什麼別的話兒。」江念祖聽了，只點了一點頭。那司事停了一刻，又半吞不吐的說道：「不知可好求大老爺寫個收條，好待司事回去銷差。敝東見了，也放心得下。」江念祖聽了，也不作難，便立刻取出一張信紙，寫了一個收條，下面還打了一顆圖書。那司事接了收條，謹慎慎慎的揣在懷裡，辭了江念祖，自上岸去不提。只說江念祖尋了幾處卡子，回到南京。隔了兩日，忽見家人引著邵竹卿，踉踉蹌蹌的走了進來。那面上的神色，大是難看，不知為了什麼事兒。江念祖見了，心上便有些疑惑，連忙讓他坐下，不及寒暄，邵竹卿突然問道：「你可曉得鬧了亂子麼？」江念祖聽了這一句沒頭沒尾的說話，一時糊塗住了，呆子一呆，方才說道：「你說的是什麼人鬧了亂子？我卻一些兒也不曉得。」邵竹卿又道：「你乾得好事，難道自己還沒有明白麼？」

江念祖聽了，兜心就是一拳，頓了一頓道：「我乾了什麼不好的事情？我自己實在沒有明白。」邵竹卿冷笑一聲道：「你自己

乾的事情，那裡有不明白的道理？說出來大家想個法兒，從長計較，何必還要在我面前裝著糊塗。況且這件事兒，也不是好糊塗得過去的事情。」江念祖聽了，曉得自己的事情，已經被他識破，正還想要和他抵賴，早見邵竹卿袖子裡頭，取出一件東西，往桌上一擲道：「你看這個是什麼東西？難道我沒有憑據，好平空說你不成？」江念祖連忙用手取了過來看時，原來是下關釐局寶太守的稟帖，就吃了一驚。再仔細看下去時，還列著許多條款，都是說他的劣跡，說得明明白白的，事事皆真，一絲不漏。又把他在各處釐局婪索的銀錢，開了一張清單出來。

某處多少，某處若干，後面還黏著一張他自己寫的親筆收條，作個憑據。江念祖不看猶可，看了這個稟帖，早把他嚇出一身冷汗來，目定神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看官，原來寶太守聞得江念祖許多的劣跡，久已想收拾他，所以想了一個主意出來，拼著五千銀子，買他一張收條。卻把這一張收條，做個稟揭他的證據，出了一套通稟文書，非但莊制軍那邊，有個揭他的稟帖，就是藩台首道那邊，都有通稟。幸而邵竹卿在督署裡頭，極有權力，差不多不甚緊要的來往文件，都是邵竹卿代拆代行，莊制軍只不過畫個行字，就算了。這一天邵竹卿接到了寶椿的通稟，見是下關釐局的稟帖，只把他當作個尋常通行的照例文書。拆開來一看，不覺大大的吃了一驚。暗想：這件事兒鬧了出來，自己也在制檯面前竭力保舉過他，未免也有些兒處分。

想來想去，便大著膽子，把稟帖捺了下來，急急的趕到江念祖那邊，要問他一個明白。當下邵竹卿著實把江念祖埋怨了一頓。

江念祖閉口無言，邵竹卿又道：「現在這件事情，既然鬧了出來，總要想個法兒，彌補彌補才好。幸虧我擔著一身的干係，把這件公事捺了下來。要是給制台看見於，還了得麼？」江念祖聽了，也覺得有些害怕，只得苦苦的求著邵竹卿，要他想個法兒，解散這場風浪。這一來，有分教：侍摩登之瑤席，丈室留春；觀天女之散花，維摩敷座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交代。